

马内阿作品！

VIZUINA

[罗马尼亚] 诺曼·马内阿 著

余中先 译

Norman Manea

巢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马内阿作品 1

VIZUINA

[罗马尼亚] 诺曼·马内阿 著

余中先 译



Norman Manea

巢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VIZUINA

Copyright © 2009 , Norman Mane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New Star Press

In joint venture of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巢 / (罗) 马内阿著 ; 余中先译 . — 北京 :

新星出版社 , 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904-2

I . ①巢 ... II . ①马 ... ②余 ...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

罗马尼亚—现代 IV . ① I542 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4727 号

巢

(罗) 诺曼 · 马内阿 / 著 余中先 / 译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特约编辑: 李志卿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9.625

字 数: 281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904-2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	1
第二部	79
第三部	229
第四部	297
译后记	329

第一部

新的一天，晨曦刚露。一条又长又壮的魔术师胳膊启动了白天的魔法。黄色的拉达车停在了路边水沟旁。

“去火车站。宾州站。”

方向盘上方，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：列夫·波尔坦斯基。

“你从俄罗斯来吗？”

“我在那里生活过。”

嘶哑的嗓音。宽宽的脸，小小的眼睛。

“哪里？”

“奥德萨。”

“我觉得，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。”

“苏联！奥德萨和我，我们都是苏联的。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。你不是美国人。”

“而现在，我是。像你一样。”

不，这显然不是一天的开始……一开始，是那位陌生人伸出了一只白色的小手，还有一个白色的小纸盒，洁白无瑕，带有镀金的字母。

“我在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会接受在一个广告中亮相。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。付钱很多的。”

在他之前,是小小的科齐大夫。而再在他之前,是对露的回忆,不可能遇到她。

现在!现在,行人喃喃道。他新生活的格言:现在。除此别无其他:现在!以前的生活中,总是有罪恶的往昔,还有灿烂的但一再推迟到来的将来。眼前,而且,眼前……他就在那里,面对着向他伸过来一只白色小手的陌生人,目瞪口呆。

“什么都别怕。一个问题,仅此而已。只是一个问题。”

一种粗涩物质的进入。但语调很平静,很谨慎。

擅入者是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先生。长长的外套,本色的马海呢。白衬衣,洁净无瑕。没穿上装。黑头发,剪得很短,黑眼睛,乌乌亮亮的。芭蕾舞者或魔术师的轻柔动作。他从他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掏出一个黑皮的小皮夹子。他掰开皮夹子的小磁舌,抽出名片。他送上一个白色的小纸盒,洁白无瑕,带有镀金的字母:事件的代码。

步行者没注意,被入侵者的两脚吸引住了。牛仔的靴子!风度优雅的先先生昂贵的又紧又窄的牛仔裤底下穿着牛仔的靴子。

“我是制片人。库尔蒂斯。詹姆斯·库尔蒂斯。”

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:詹姆斯·库尔蒂斯,制片人。

“我在想,你是不是愿意在一个广告中亮相。给电视做的一个广告。付钱很多的。”

“做广告?我?什么样的广告?”

“可口可乐。”

“我?可口可乐?”

“作为国际象棋棋手。”

“象棋和可乐?”

“是的,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国际象棋棋手专心于棋局。一时间里,他朝摆在桌上的杯子伸出手去。可口可乐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！”棋手微笑了。“不，我很遗憾。我可是不值得做这一类的事啊。”

“付钱很多的，我已经对你说过了。广告要反复播出，钱会自动落入衣兜。想都想不到的。”

“不，我不做这个。”

“再考虑考虑。你有我的名片。请给我打电话。假如你改主意了，就给我来个电话。”

“谢谢。我对你说过了，我不……”

“*Never say never*^①，就像这里的人说的那样。你不是美国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……美国人就不下象棋了吗？总而言之，可口可乐，他们还是喝的。还有百事可乐。我虽然不喝，但我下过象棋。当我年轻时。”

“你瞧你瞧。我都知道的。你真有职业范儿。想着点。你有我的电话号，给我打一个电话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彼得。”

“彼得，那姓什么？”

“彼得。”

“好的，彼得。我会想起来的。给我打一个电话。”

“职业范儿！”行人彼得喃喃道，被甩在了百老汇大道和 63 街的拐角。“这就是那个制片人以为的，假如他真的是一个制片人的话。美好的一天，不是吗，科齐大夫？詹姆斯·库尔蒂斯，广告制片人，把当日的广告送给了我，大夫！就这样，我在库尔蒂斯之镜中瞧我自己。”

朝左迈一步，再一步。他走下了人行道，扬起了手。出租车！黄色的拉达车在水沟边上刹住了车。

“去火车站，宾州站。”

① 英语：“永远别说永远不。”

方向盘上方,是司机的照片和姓名:列夫·波尔坦斯基。

“你从俄罗斯来吗?”

“我在那里生活过。”

俄罗斯口音。沙哑的嗓音,抽烟者。宽宽的脸,温柔,小小的眼睛,大大的牙齿,脑门上皱纹密布。

“哪里?”

“奥德萨。”

“我觉得,奥德萨好像是在乌克兰。”

“苏联!奥德萨跟我一样。现在我是在这里。没有多少人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区别。你不是美国人。”

“而现在,我是。像你一样……你在这里很开心,像在月亮上那样吧?移居者的都城。怪僻者和梦游者。你喜欢这个吗?一个奇迹!世界上 777 个奇迹之一。”

列奥瓦不说话了,但似乎很认真地听着。

“曼哈顿岛,1626 年被一个叫米努伊的法国人买下,极低的价格^①。二十四美元!玻璃珠的价格,付给了印第安人。这里,生长着欧洲草莓和野葡萄,还有玉米和烟草。四周,则有狼群、狗熊和响尾蛇出没。”

列夫或列奥瓦不说话了,但他在听着。他不提问题,滔滔不绝的乘客引不起他的兴趣。他慢慢地开着车,轻松了下来,他没有纽约司机的那种神经质。在第 34 街,火车站前,他平稳地关闭了发动机,同时也停了计价器。

“多少钱?”

“八美元。”

乘客在裤兜里掏钱。先是一个兜,接着是另一个兜。随后,是上衣。两

^① 1626 年,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彼得·米努伊花了大约现值 24 美元的钱向美国印第安人买下了曼哈顿岛。

个裤子兜，四个上衣兜。他嘟哝着，别嘟哝了。

“两美元！拢共，我只有两个美元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你想说什么？”

方向盘上方的镜子。瞧瞧，我们有一面镜子，大夫。命运给我打发来一面镜子，大夫。

“你说了什么了吗？”那个乌克兰和苏维埃的俄罗斯人问道。

“不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但是我没有钱。两个美元！这就是我所有的钱。让我们去银行。请原谅，我一直没明白我没有带够钱。我会付你一直到银行的车钱的。第28街的营业所。很近，就在拐角上。几分钟的路。”

列奥瓦从镜子中打量了一番他的顾客，他用俄罗斯语或乌克兰语嘟哝了些啥。出租车启动，第28街就在附近，银行，就在拐角上。顾客闭口等待着。列奥瓦转过身来，更好地瞧着这个疯子。镜子无法让他满意，他要直接看这骗子的脸。

“你干吗呢，你还不下车吗？”

“我运转不良。我是个运转不良者。信用卡就在我的皮夹子里。我忘了带上了。我没随身带皮夹子，我刚刚才想起来。我把皮夹子忘在图书馆里了。在图书馆的快餐厅里了。兴许还是在医生那里呢。我刚才还去看过医生呢。”

“你说你丢了皮夹子，里面有你的信用卡，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？”

“我没有丢，我是忘了。在医生那里，或是在图书馆。”

“那我们去吗？你还可以付那段路的车钱，用你根本就没有的钱？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？我们是去图书馆，还是去医生那里？”

那顾客不回答了。

“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吧？这医生是看精神病的吧？说白了，这没什么要紧的。在这里，生什么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。你有医疗保险吗？这就是人们问你的。不是问你哪里难受，或者你以为哪里难受。

一个精神科医生,不是吗?”

“他不是一个精神科医生。我不知道我把皮夹子忘在哪里了。兴许是在图书馆。我们还是返回火车站吧,我要赶不上火车了。”

“火车也是免费的吧?”

“我有车票。我买了一张来回票。我有车票。”

“是吗,我们就转回去吧。去车站。免费的吧?不,我差点儿忘了,你有两美元。你给我你最后的两美元,而我就继续带上你这赶路的老好人上路。剩下的彩色珠子,嗯?”

“请原谅。真的,我求求你原谅我。我真诚地求你了……喏,我有一个地铁卡。新的,二十美元。我把它给你。我今天刚买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?你什么时候买的?看医生之前,还是去图书馆之前?”

“以前到火车站时买的。”

“你让我要一个地铁卡做什么好?我又不坐地铁。”

“你家里什么人兴许有用的吧?”

“这,这再好不过了!现在,你在资助我的家庭啦?卡里的钱应该用完了。或许,只剩下两个美元了。我最好还是拿你的两美元现金,不是吗?这就是你想说的吧?”
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只是请你原谅。请相信我,我很惭愧。这样的事是会发生。它们会降临到随便哪一个人的头上。”

“当它降临时,该怎么办呢?”

“这样吧,我们去地铁站。就这儿,银行旁边。我们去机器上验一下卡。它是新买的,机器会证明的。还没用过。二十美元。可以验证的。只要一分钟。”

“谁来做这事?”

“这个,我来……或者,还是你来吧。该你来验证。我嘛,我就留在车上,我等你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，我，我来验证！而你，这时候，你就溜之大吉！”

接下来是一个短短的句子，用俄语或乌克兰语说的。

“那你就拿着我的包包好了。请相信我，我是不会扔下我的包包走人的。它很重要。喏，我把它交给你。我留在这里，我等着。”

乘客把他的包包从座椅上递过来。列奥瓦接过它，包包的重量让他哼了一声。

“包里都装什么了，花岗岩？水银？水银是最重的东西，是吧？”

“有一些书，一些小零碎。一些个人用品。”

“个人用品！正因为这样，才这么重啊！”

列奥瓦带上包包，走向地铁站。他有一个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像一只鸭子。他回来时朝左侧倾斜，因为那个水银包包的重量。

“是的，它没有用过。二十美元。我收了。”

他想上车，可车门被一个黑脸膛的意大利人挡死了。上装，长裤，帽子，全都是黑皮的。

“去韦谢斯特。很急。我在赶时间，我给你一百美元。”

“韦谢斯特！我去不了。我有一个麻烦。那位傻老兄没有钱付我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八美元。就是说十二美元。现在，他该给我十二美元。”

“我给你这八美元。或者这十二美元，或者你要的别的数。我可以给你二十。一百二十去一趟韦谢斯特。我们走。快点，马上。”

列奥瓦瞧着这个黑手党，朝他的车子走了一步，像一个举重运动员，高举起那个包包。

“不，去不了韦谢斯特，先生！我要捎这位乘客去火车站。火车站！他快误火车了。”

“火车站？走着去就可以了，很近的。我给你一百二十美元！”

“我不去。我对你说了，我不去！”

“笨蛋！你真是一个笨蛋！”黑手党人嚷嚷道。

列奥瓦并没有一种受了冒犯的样子，他承认，是的，先生，我是一个笨蛋。他把包包还给物主，关上了车门，吐了几个俄语或乌克兰语的词，坐在了方向盘前。他没有打火。他想定一定神。他有些难堪地从镜子里打量着顾客。

“你为什么去看医生？你病了吗？”

病人没有回答。

“你病了，很严重吗？”

“我身强力壮，如有魔法保护。”

“为什么去看医生？常规检查吗，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？可你又不是美国人。你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什么病都没有，我对你说了。”

“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一些号码。仅此而已。保险，账户，信用卡。一些号码，就这样。你去医生那里做什么？是你太太吗？你太太，她病了？你太太？……*The significant other*^①，在这里人们是这样说的。妻子，女友，伴侣。*Significant other*。她病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她在那个医生那里工作。我时不时地去那里，想去看她。她知道我们的约见。当我来到时，她就消失。她知道的，今天也是，我敢肯定。她不在那里。”

“离婚了？就是说，你们分居了……你去看她，而她却不愿意见你？你想说的是这个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离婚。”

“OK，那我们去火车站吧。”

列奥瓦打火启动，汽车跳起来，火车站到了。顾客下车，包包下车。

① 英语：“重要的他者”。

“等一下，先生！拿上你的地铁卡。拿上这该死的玩意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说好的……”

“滚你的蛋！滚你的蛋，滚——你——的一蛋！”列奥瓦嚷嚷着骂人，用俄语或是乌克兰语。

熙熙攘攘。嘈杂。喧闹。旅客终于发现了告示牌。然后是9号月台。然后是列车。

现在，仅此而已。不错，不错，列车很有节奏地慢慢离开了都市。

“不错，事情本来可能会更糟，”乘客想道，筋疲力尽，倒在座位上。包包就在身边，空着的位子上，靠着窗口。他端详着那张崭新的地铁卡。列奥瓦的礼物。一个正直的人，俄罗斯人。总之，乌克兰人，苏联人。十分正直。十分正直，这就是这一天的结论，大夫。露不在那里，这样更好。我必须习惯这样。她兴许已经习惯了。不，她还没有习惯，不然，她就会在那里了，对此她就无所谓了。她自我保护，她保护自己，提防着过去。或者宁可说提防着现在。现在就是过去，所以她没有来。为的是不让我有镜子。她保护我提防着旧镜子和新镜子。她把我保护起来，可爱的心肝宝贝。

不，早上的起点可不是这个……实际上，这一天一去而不复返的秒表早在科齐大夫的诊所中就已经启动了。

“瞧着镜子里，”大夫命令道。

病人瞧着他的鞋子。巨大的，死气沉沉的。一些木乃伊，一些史前动物！

“最近你有没有照过镜子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：练习。练习，节食，放松！早先，种地人不得神经官能症。整天在森林中伐木的人，也不得这病。身体是我们的家园。假如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生活就变得不幸。你有没有照过镜子？”

后脖子重重的。胳膊疼痛。颤抖,冷汗,丧魂落魄。

“减几公斤体重吧!做做体操,避免压力。你头疼吗?服一盒药片。一种错乱状态?麻木感?多多散步吧!没有发作!假如有发作,打电话给救护中心。这一次,不是一种发作。一些紊乱。一些神经紊乱。植物神经系统,就像我们这里以前说的那样。慵懒无力的胃。深居简出的生活。”

医生瞧着病人,病人则瞧着他的鞋,若有所思。

“一种溃疡?兴许吧。血压 14/9。不算太糟。后脖子疼痛?这是因为老不动。多动动,真见鬼!你照过镜子吗?最近,你有没有在镜子中观察过自己?一种心电图?拿钱打水漂。你的问题,不是心脏。练习,节食,透气!这就是药方。生活的特征。你有没有照过镜子?你照过了?一头大象!”

病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诊所。他来到附近的公园,在一把长椅上坐下。

星期五下午。休息之前的匆忙。雇员们急急忙忙地走向周末。七天七夜又一次飞逝,什么时候,又如何飞逝的?春天变幻不定的天空:大夫在那边。小科齐-阿维塞纳!镜子,不,但是,有几次!病人赶走了形象。在一种音乐的轰炸中,三个公园木偶表演者灵活地操纵着木偶,木偶在他们又细又黑的手指头上滑稽地来回腾挪。它们疯狂地跳跃舞蹈。大夫在它们中间。左边有小路,右边也有小路。各个种族的行人,男女老少都有。大夫在他们中间。城市的万花筒在转动,小科齐位于其中心。

河流平稳地旅行,在列车的左侧。人们永远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的水中洗澡。这就是旅行者从车厢的窗口,沿着铁道线所看到的:河水不变老,却不再是原样。空气也一样。有疗养作用的漂浮的地平线也一样。

过去,现在,未来,一段与自身平等的时间,不是这样的吗,地平线?平静的水流,衰老的瞬间,腐物和粪便。水上涨,慢慢地,缓缓地,在熟睡的乘客之上。检票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列车已经停在了车站里。

他迅速捡起他的包包,他的上衣。他下车,他下了车,现在,他呆呆的,

站在车站里，瞧着他面前又宽阔又平静的河流。

呜呼！他到了！荒凉的月台，远方的山脉，近在咫尺的河。一个安宁、清爽的下午。世界的开始。他根本就猜想不到，终结竟然来临。他那个世界的终结。

秒表吞噬了这些停战的分分秒秒。

* * *

彼得突然出现，如同在一个美梦或噩梦中。

“我是彼得。加什帕尔。明海尔^①。是明海尔·彼得·加什帕尔在给你打电话。”

一个声音来自虚空。戈拉教授实在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。他瞧了瞧摆满了书籍的墙壁。他不说话。他根本就不想回答，这一突如其来的电话伤害了他。

彼得！明海尔·彼得·皮佩尔科尔恩，是好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中的著名人物？还是外号叫明海尔的彼得·加什帕尔，巴尔干和社会主义文学咖啡馆的那一位？

再没有任何东西依然确切无疑，除了在他面前和在他头脑中的书架。

这位年轻的加什帕尔，在那些年里，在那些叫做“法定幸福”的年份里——他习惯这样称呼他曾生活过的天堂——发表过的唯一作品，书名就叫《明海尔》。这一外号的故事非常微妙和奇特，偶然的命运和图书馆是同谋。

彼得·加什帕尔是如何找到奥古斯丁·戈拉教授的电话号码的，他早已消失在广阔的美国了？

^① 原文为 Mynheer，在荷兰语中为“先生”的意思。

“你在哪里？你到这里了吗，到了美国，这另一个世界？”

鬼魂承认道：是的，他来了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带着一份博士学位奖学金来到纽约大学。

“一个博士学位？建筑学吗？我觉得，你似乎不是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是建筑师。我只是建筑师的合作者。我上大学三年级时，他们再一次逮捕了我父亲，他们把我赶出了家。学了三年建筑学，相当于一个高级技术员文凭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博士学位……”

“是艺术的，教授先生。艺术史的。在我们睡意浓重的祖国，晚上也上课。即便艺术史也有夜校的课。这个你不知道。”

“我是不知道。”

但是，不，他是知道的，戈拉教授知道一切，但他显然不打算作一次长篇对话。

加什帕尔并不想成为一个研究德国表现主义的专家，就像奖学金所规定的那样。他只是想留在新大陆而已。

恰恰在如今，当希望在东欧重生时？他没有年龄优势，他也不是为了他本没有的孩子的未来而来的。那么？他是独自一人啦？不，露陪伴着他……她有英语文凭，戈拉教授知道得很清楚。英语能帮助她在她落难的世界中不轻易被别人发现。是的，她启迪彼得学习当地人的语言，但效果并不是那么好，他听不明白地铁广播报站名。眼下，他们还没有工作权。对戈拉教授提出的不多问题，他只有简明扼要的信息作为回答。

“我受够了，就这个，没别的。我不是一个勘探者，我对旅游不感兴趣。但我的脚还从来没有迈出过大门。从来没有！四十年的法定幸福，在同一个地方！现在，我总算出来了！*For good*^①，就像你们这里说的那样。我有一

① 英语：“永远”。

个紧急的、绝对的需要，需要不负责任。至少是现在，在我的葬礼之前。不一负一责一任。”

他一字一顿地咬清楚音节，说了两遍，仿佛在对一个白痴或对他自己说话。不一负一责一任。

他谈论着一种终结，而不是一种开始，是走出一种情景，而不是走进另一种情景。出发，而不是到达。

“你说得对，我并不要求一个新位子，我只是要摆脱旧位子。去另一个地方跟死亡玩躲猫猫游戏，而不是留在老屋里。眼下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一份工钱。继续那个奖学金的喜剧就有点虚情假意，有点枯燥乏味了。露已经成了 *baby-sitter*^①，给人带小孩。她总是很喜欢小孩，尽管她自己没孩子。”

如此，冒险家正是为了冒险才来的……戈拉教授忧伤地微微一笑，继续瞧着堆满了冒险小说的书架。

“你来是来冒险的。”

“我没有说冒险。不一负一责一任。”

彼得·加什帕尔还特别向戈拉教授说明，尤其不要给他寄钱。他只是想时不时地向他讨一点建议，或者至少，跟他认识的什么人痛快地聊一聊，仅此而已。

他认识的人？是的，他们很早就认识了，当年，奥古斯丁·戈拉教授还是露德米拉-露的丈夫呢。

他们还将保持联系，这就是新来者想对他说的一切。

* * *

自从跟彼得的那次模模糊糊的会话以来，又过去了不少时日。除非，

① 英语：“带孩子的保姆”。